

·岭南文化·

# 畬族的发源地与畬族的文化影响

◎陈耿之

[摘要] 畬族发源于闽粤赣边区，早有定论；但发源于潮州凤凰山，未见有专论。本文根据史料分析畬族从潮州迁出的时间，概括畬族与凤凰山相关的民俗和史诗、歌谣，确定畬族发源于潮州凤凰山，并且梳理畬族历史上一些人物、大事的相互关系，考察了目前潮州文化受畬族文化影响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 畬族 潮州 民俗 史诗 歌谣

[作者简介] 陈耿之，潮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广东民俗学会会员，广东 潮州 521000。

[中图分类号] K281/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10-0112-08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原理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

畬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是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具备了上述四个基本特征。畬族古称“山客”、“𪚩人”或“畬民”，通用汉文，主要从事农业，现在全国约有30余万人，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60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而以福建、浙江两省为最多。广东省畬族约有3200多人，其中有2/3以上居住在潮安、丰顺两县境内的凤凰山区（丰顺县潭山镇凤坪畬族管理区在凤凰山麓），其余则分布在海丰、惠东的莲花山区和博罗、增城的罗浮山区。潮州的畬胞主要分布于凤凰镇石古坪村、凤南碗窑村、山犁村，归湖岭脚村、文祠镇李工坑村、意溪镇雷厝山村等处。在凤凰山还有“高（狗）王寮”、“畬客寮”、“雷家房”和“雷厝田”等地名群，都与畬族有关。笔者经过实地考察和对历史资料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潮州凤凰

山是我国畬族的发源地。

## 一、畬族发源于潮州凤凰山

《畬族简史》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的一种，是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福建省文化局等单位参加的调查组，历经3年时间编写完成。1979年10月，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福建宁德地区（辖罗源、福安、连江、寿宁、周宁、福鼎、霞浦、屏南、柘荣、古田等11县）在1979年人口普查时有畬胞197000余人，是全国畬族人口最多的地区，浙江当时也有139000人，主要分布在温州、丽水、金华地区的十多个县内，其中景宁畬族自治县是全国仅有的畬族县。江西当时有4600多人，主要分布在上饶的贵溪和铅山县，赣州的兴国县。当时广东的畬胞人数列全国第四，只有2500多人，除凤南山区和凤凰山一带的畬族聚居村之外，在海丰、大埔、增城、惠阳、博罗五县也有畬胞。安徽屯溪（徽州）的宁国县也有一千多名

畬胞。潮州修志馆的蔡绍彬先生曾访问过以上这些地方的畬胞，他们都说其祖先来自潮州凤凰山，其妇女先前还打着类似凤凰髻（凤凰山主峰）的发形以示纪念。民国年间修的浙江景宁敕木山蓝氏家族《世谱·原祖广东盘瓠祠序》说：

“子孙之散，处南京、福建、浙江等地者，不能不知其数。家谱不修，安知千支百脉之所自出哉？兹广东潮州府凤凰山重建盘瓠氏总祠，议修家谱。我姓凡为一脉者（都要响应）不致网罗失散。”

《畬族简史·绪论》说：“畬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至迟在公元七世纪（唐代初年）时，畬族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地区（当时未从潮州分出漳州和汀州，故应为潮州）。公元八世纪，唐王朝在福建汀、漳一带设（府）治，强化了封建王朝对畬族地区的统治。畬族是一个朴实勤劳的民族，历史上曾被迫迁徙；明代以后部分迁移到闽中、闽东、闽北、浙南、赣东北、皖南等地。”由此看来，全国各地的畬胞是明代以后从潮州迁徙去的。

据《潮州志·大事记》所载，唐代陈元光在战胜潮州畬族武装之后，曾将俘虏押至浙江定阳江畔放逐（为今景宁一带畬胞之祖先），大部分强迫迁徙。故《畬族简史》中称他“双手沾满畬族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并认为畬族自此从潮州外迁。但笔者认为，当时只是部分迁移而大部分留在潮州。因为各省畬胞的历史说，他们多是明代以后从凤凰山迁出的。加之陈元光之后五百年间，陈吊王、许夫人又在潮州一带抗元，如《大埔县志·人物》所记：“许夫人，潮州畬妇也，景炎元年（1276），宋帝趋潮州，张世杰招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畬户应役（勤王抗元）。二年六月，世杰自将淮兵讨（泉州）蒲寿庚，夫人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后帝（宋端宗）泊浅湾（今柘林），夫人复率兵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焉！土人义而祀之，帝封（潮州妇）世代为孺人，盖由夫人之故也。”大埔县今尚有带“畬”字乡名37处，可知历史上是畬族聚居之地。而潮剧《辞郎洲》开场也有她带凤凰山畬民拜月一段，可证明当时畬胞之众和势力之强大。

作为唐代初期粤东闽南历史文化的主要开拓

者陈元光，是唐高宗时的名将、政治家和诗人，他15岁到潮州至56岁逝世，比韩愈刺潮早148年，比韩愈治潮的八个月时间长得多。他身经百战，在汉畬纷争中促进了民族团结，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传播中原文化，其历史功绩不能磨灭。他的《请建（漳）州县表》说：“况兹镇（潮州绥安县即今漳浦平和、云霄、诏安、东山五县）地极七闽，境连百粤，（畬民）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所事者搜狩为生。”可见当时畬胞“刀耕火种”，即砍树烧草作为肥料，然后再垦荒造田，今云霄县城东北的漳江边有“火田”乡名，为陈元光建漳州时的首治。

饶宗颐教授在《何以要建立“潮州学”》一文中指出：“潮州土著的畬族，从唐代以来，即著称于史册，陈元光开辟漳州，芟路蓝缕、以启山林，即与畬民结不解缘。……畬族保存了不少的祖图和族谱，无不记载着他们的始祖盘瓠的传说和盘王的祖坟均在饶平的凤凰山，换句话说：凤凰山是该族祖先的策源地。”从潮州畬胞能和唐军进行持久的抗争，并多次围困唐军和刀砍陈元光的历史事实来看，当时畬胞已经使用了铁器。而从凤凰山东面的饶平浮滨和联饶墓葬遗址出土的大批石制兵器和青铜器，可证明早在商代的潮州先民（应该是畬族）已有较高的文化层面。另据《云霄县志·古迹》可知：在陈元光建火田州治之前，当地畬胞（志称蛮民）已建有五通神庙和西林塔等古建筑。而“五通神”后来也为潮州人崇拜，在城区义安路府仓内先前便有五通神庙，而道教是没有五通神的。

陈元光没有赶走畬胞，他带领汉、畬等族人民开荒种植，发展农桑，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耕作方法，兴修水利，使经过多年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他本人也娶少数民族女子种氏为夫人。他对愿意归顺的畬胞则划地安居，让其自治，称为“唐化里”，其遗址还在云霄县。《漳州志·兵事》有：“陈吊眼后入粤归附者甚众，共有五十八寨”。如果潮州畬胞在五百多年前已被陈元光杀绝赶走，那宋末元初时哪有58寨畬胞十万众支持陈吊王和许夫人？

潮州畬胞外迁四省，应该是在元末。康熙版

《潮州府志·兵事》有“至正十一年（1531），畬贼陈满等啸聚梅塘，攻陷城池，几二十年。招讨使陈梅至，克之。至正十六年，陈遂（打着陈吊王旗号的畬胞领袖，一说是陈吊王的侄儿）据有揭阳（榕城），分将筑城。”当时的畬族武装大起义坚持达13年之久，至元二十五年（1365）即元朝的最后一年，才被广东省宣慰副使、都元帅陈良甫（福建清流人）残酷镇压。潮州畬胞除少数退回凤凰山之外，大多迁于外地。今金山上还有“林仕犹纪事”石刻作楷体竖书，刻幅高390厘米，宽330厘米，其中的“三阳兵乱，十有三载，乙巳岁（即至元二十五年，1365）五关省左丞陈公（良甫）以师克平之。”三阳指海阳、揭阳和潮阳。此时至陈满畬民起义，共13年。由于潮州汉族居民已从唐代的26745丁（成年男子）增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196748丁（8979户），汉族居民占大多数，不需要畬胞来争耕土地，所以畬胞被迫迁居。

退居凤凰山的畬胞在元末起义失败42年后，终于归附明朝。光绪版《海阳县志·杂录》：“永乐五年（1407）冬十一月，畬蛮雷文用等来朝。初，潮州府有称畬长者，即瑶类也。（潮州）卫卒谢辅尝言：海阳县凤凰山诸处畬民遁入山谷中，不供交徭赋，乞与耆老陈晚往招。于是畬长雷文用等凡百四十九户俱愿复业。至是（谢）辅率文用等来朝见明成祖，皇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表里细绢衣一袭，赐（谢）辅、（陈）晚亦如之。又：明设土官以治之，衙曰：峯官，所领又有峯民。峯，《明成祖实录》谓之畬蛮。”149户畬民看来为数不多，但永乐十年，海阳（当时包括今潮安、澄海、饶平、大埔、丰顺五县）才44712户，该数畬民已占五县人口的3.33%。所以朝廷非常重视并多有赐赏。此后的《潮州府志》和《潮州志》没有畬胞的记载，其原因是凤凰山区交通十分不便，以至音信隔绝。

## 二、畬族的史诗、传说与歌谣

从《畬族简史》的《绪论》和《大事年表》可知：我国各地的畬胞都是明代才从闽、粤、赣边的潮州迁去的，畬族最早的记载和大事记都出

现在潮州。潮州古代包括整个粤东和闽西、闽南地区，现在也只有凤凰山存有畬胞，所以，“凤凰山是畬族的发源地”这个论点应该是有根据的。而广东省最大的畬胞聚居区潮安县凤南（原设镇，现与归湖镇合并），也因处于凤凰山南麓而得名。在原潮州地区有“畬”字的聚居村96个，其中潮安5个（凤凰官头畬、打埔畬、地豆畬、凤南茶畬、归湖麻竹畬）、饶平8个、普宁9个、惠来2个、揭西12个、潮阳4个、澄海1个、南澳2个、大埔37个、丰顺16个，它们先前应该都是畬胞居住的村庄。

在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修的《潮州府表·山川部》有“饶平小记：凤凰山在下饶堡，距县城（时在三饶）西北四十里，上多相思树。虎头山则凤凰山坂头村之右，形如虎踞。陈吊眼屯众处为四壁岭（海拔512米）。”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1684）修的《饶平县志·山川》也说：“凤凰山在县治西四十里，高压诸峰，山顶翠如凤冠，乘风能鸣，与郡城（潮州）西湖山相应。四壁岭在东洋屯堡潘段村，相传为陈吊眼屯聚处。”四壁岭俗称四百岭，在凤凰山东部的饶平县新圩镇和渔村镇的交界处，是畬族领袖陈遂的据点，相传他曾带男女义军三千人在岭上驻军，现在北面山坡上还留存校场遗址，约四亩地宽，还筑有环山跑马道。后人建有陈吊王庙，置有他的塑像，至今古迹尚存。在岭下的长彬乡有“陈元帅爷宫”，宫内也有陈遂和他的妹妹陈吊花像以供民众祀拜，七百年来香火不断。其宫联是：

百丈埔中昭大勇 四百岭上仰高风

联中提到的百丈埔在凤凰山东偏南的饶平县钱东镇北部和高堂镇南部交界，古代为漳州至潮州驿道经过处。相传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皇帝赵昀（宋度宗的太子）和弟弟赵昺被元军追逐，走投无路，陈遂和许夫人（也称畬大娘）从凤凰山南下救驾，在百丈埔阻击元军，赵昺兄弟得以脱险，一说逃往南澳，一说逃上凤凰山，故有天池太子洞和四脚鱼的传说。由于畬军少而元军众，许夫人为掩护陈遂撤退而身受重伤，不愿投降而投并就义。人们后来在埔顶修有“娘娘庙”以纪念这位畬族女英雄。

凤凰山主峰凤凰髻屹立在其山区的西北部，是潮安和丰顺两县的分水岭，是潮州第一高峰，海拔高 1497.8 米，仅比泰山主峰玉皇顶的 1524 米低 26.2 米！这座花岗岩石山，从潮州的湘子桥和凤凰台北望，可见其山势嵯峨峭拔，雄伟壮丽，云雾缭绕。明代以前的凤凰山区和潮汕平原都有畬民居住和活动，他们把这座雄壮无比的高山当作自己民族的圣山和发祥地，后来在元朝末年抗争失败而被迫外迁各省，还没有忘记凤凰山，各地的畬族妇女，先前都打着像凤凰髻一样的高高发型，在 1963 年 6 月 30 日发行的特 55《中国民间舞蹈》邮票（第三组）第一枚的“畬族婚礼舞”（浙东景宁）和 1999 年 10 月 1 日发行的《国庆五十年》邮票第 22 枚的“畬族”（闽东宁德）两枚邮票图案上，都能见到“凤凰髻”发式（附邮票放大图案于后，见图一）。

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修的《潮州府志·杂志》记其民俗有：

“邑之西北山（凤凰）中有曰峯户者，男女皆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处，出常挟弩矢，以射猎为生，矢涂毒药，（射）中猛兽，无不立毙者。旧常设官以治之，名曰：峯官。或调其弩手以击贼，亦（奉命而）至。然其俗易迁徙，畏疾病，刀耕火种，不供赋（税）也。”而光绪版《海阳县志·杂录》则说：

“潮州有山峯，其种二：曰平髻，曰崎髻。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皆瑶族，号白衣山子，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歿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籍隶县官，岁纳皮（毛数）张而已。其曰：斗老，与盘、蓝、雷三大姓者，颇桀骜难驯”。

以上两则记载，府志引自明代林大春（1523 至 1588 年，潮阳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浙江提学副使）修的隆庆版《潮阳县志·风俗》；县志引的是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而关于畬族是瑶族的一支，在道光版《龙岩州志·卷二十》也有相同的看法。因为有关潮州原住民的最早记载是瑶族，而畬族与瑶族同是盘瓠之后，潮州畬族的来源很明晰。早在公元前 1050 年的周成王姬诵代替周武王姬发即位时，粤东海阳的少数民族便为朝廷送去大蟹，这在《周书·王会篇》便有记载。

据司马迁的《史记·高祖（刘邦）功臣表》，

又可知高祖刘邦六年（公元前 201）六月，越将摇（瑶族首领）毋余因抗击项羽而功升海阳侯，食邑一千八百户。从《汉书·地理志》可知“海阳亦南粤县治”。由此考据，瑶毋余应该是畬族先祖。凤凰山畬族有“招兵节”，瑶族亦有类似的节日。畬族没有民族文字而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畬语和汉语中的客家方言较为接近，而且广东畬语接近于瑶族的“布努”语。畬族通用汉文，有一些传说和歌谣是用汉文保存下来的。笔者曾深入到潮安县凤凰镇的石古坪畬族管理区进行访问和调查，该区是凤凰镇唯一的畬族村寨。与潮安县凤南镇山犁畬族管理区、文祠镇李工坑畬族管理区和湘桥区意溪镇雷厝山畬寨一样，石古坪也保存有与各省畬寨同样内容的畬族祖图，都是连环图画式、图文并茂的长卷。所有祖图都是明代以后和近代制绘的，如凤南山犁乡雷氏祖图题为《护王出身记》，复制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各种祖图内容大同小异，都称其祖先是“龙犬”、“护王”、“高（狗）王”和“龙狗”。由于“龙”、“花（华）”和“鸟（凤凰）”是中华民族三大图腾，故畬族称其祖先是“龙犬”和居于凤凰山，从现代考古学来说，这是远古居民的图腾（氏族标志）。畬族也同其它民族一样创造图腾，他们把祖先幻想成“龙犬”，以祖图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是畬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之举（畬族祖图局部，见图二）。

饶宗颐教授在 1948 年《潮州畬民之历史及其传说》一文记载：“石古坪传说：谓驸王至茅山学法游猎，为山羊触伤，在树上攀住一藤，卒以藤断跌死，由猴昇葬于南海山中，故凤凰各村流行畬歌，有石古坪恶畬客藤断石压之语。今（1948 年）石古坪蓝氏祖祠，其龛下有箱二，有长均三四尺之藤，据传为附王（即盘瓠）之遗物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全国各地畬胞大多认为“老公藤”保存在凤凰山石古坪，所以，畬族的发源地应该就在石古坪。

高王葬在哪里？潮州修志馆馆长蔡绍彬先生 1989 年曾到浙江景宁畬族自治县的敕木山访问，当地畬族也姓蓝，说其始祖高王葬于潮州凤凰山主峰凤凰髻背阴处的七贤祠。笔者看了他的《潮

州俗语故事》后曾前往调查，但在峰顶的背阴处找不到七贤祠。后来在石古坪听畚胞介绍：凤凰髻背阴（北边）有仙人洞，附近确有畚族古墓，在金园村（地处凤凰髻之东）东边的棺头畚村相传是因地处高王棺头之处而得名。

关于畚族民众纪念高（狗）王的风俗习惯，民国版《丰顺县志·风俗》有：

“邑属东鄙（边）之风吹寮山村（在凤凰山西麓，今潭山镇凤坪畚族管理区），有蓝姓数十户，称为高王子孙，即畚民也。村南有钟姓十余户，传其祖为蓝姓外甥也为婚姻。唯晚近已与四邻族姓通婚，现在已同化，非复《利病书》所言之习俗矣！其旧操土音者，俗称蛇罗语，极难异，今能操其语亦少。惟舂米用杵臼以手捣之，犹沿古俗。每岁除夕，举家必席地而坐，以为狗食必在地也。有祖遗匹绫画像一幅，长三尺许，图其祖人身狗头像，自出生时及狩猎为山羊触死，各情事甚详，益千古画也。至于岁之元日横挂老屋厅堂中，翌早辄收藏，不为外人所见。距该村三十里的潮安境归湖内山（今凤南山犁）有雷姓十余家与彼同祖，亦通婚往来。殆即《后汉书》所云之盘瓠族。考《搜神记》述盘瓠事尤详，（说明）近世学者谓盘瓠即盘古之异文，梁五公谓为蛮族中之别一派，即最初之土著，是域然欤。”

“狗王”的传说同“盘瓠”一样，也是苗族和瑶族的共同祖先，应该是原始社会留传下来的图腾崇拜。这种传说的流行，反映出一定时期某些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对探讨畚族的历史来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苗族的神话传说与畚族的大同小异，但该族的祖先“盘瓠”则被说成是五帝中的帝啻之后。《魏略》说：“高辛氏（帝啻）有老妇（原配），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烝。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倾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说明“盘瓠”乃高辛氏之原配夫人所生。以下，则记述盘瓠“因立有战功，又与高辛氏的一个女儿婚配（远古传说中兄妹可通婚），生子女12人，六男六女，自相夫妻”。这就说明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苗族和畚族的祖先是人而不是狗。我们从史书上还可以看到：畚族和瑶族在历史上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故也有可能把畚族领袖摇毋余当作瑶族，因为唐代以前史志没有分出瑶族和畚族而统称为蛮族。蛮族崇拜蛇神，而畚族的高王出世时也是先

虫（蛇）后犬，现存潮州的青蛇崇拜也应该是汉族人民继承畚族而崇拜的图腾。

在潮州畚胞中流传的《高王歌》是最早的潮州歌谣，因为盘瓠的故事在汉代以前便流传了：

笔头落纸字字真	且说高王个出身
当初娘娘耳朵起	先是变龙后变人
高辛娘娘耳里疼	觅尽无有好郎中
百般草药都医尽	后来出来一条虫
虫出来后盘篮装	皇帝日夜勤养繁
二十四味给伊食	后来变身为龙王
番邦造反二三春	杀尽无数好汉身
皇帝无奈出黄榜	谁人退敌好招亲
高辛皇帝发谕时	四门挂榜尽出示
谁人取得番王头	第三闺女结为亲
龙王听知便近前	收下黄榜在身边
便去番邦番王殿	服侍番王二三年
番王乞伊伴身边	凶星为祸也不知
龙王骗他心欢喜	三餐食酒笑咪咪
番王食酒在高楼	身盖锦被铺枕头
文武百官无防备	即时咬断番王头
咬死番王游过海	番邦贼子便赶来
刀枪好像林中笋	不会过海个个呆
龙王取胜一时到	众官跪倒执番头
执了番头入金殿	朝中文武个个愁
君无戏言实行真	皇帝命女结为亲
第三闺女心不愿	叫伊钟内去变人
变身楼内盖金钟	规定七日能变形
那知六日皇后急	看着个头未变成
第三闺女结成亲	五年生了三个儿
去向皇帝讨名字	好给天下传古记
亲生三仔很端正	金銮殿上去讨名
大仔盘装赐姓盘	二仔篮装就姓篮
第三儿子刚一岁	正侍皇上赐名来
皇帝未赐雷先响	金殿就赐伊姓雷
深房里面女一宫	年纪十八正芳龄
招来女婿结夫妇	皇帝也赐伊姓钟
三男一女甚端正	辅助皇上（在）帝京
后住潮州名声大	流传世上有美名
龙王情愿不用田	愿请皇帝赐给山
高田三丈免纳租	都是皇帝国戚人
当初龙王无想长	现在伊死各忧伤
古昔山林免交租	现今应着交公粮
现在不比当初时	受尽官家百般欺

当初住在京城内  
头是狗王身是龙  
皇帝也惜第三女  
殿内居住又三年  
乃因打猎给羊撞  
龙王吊死在岩边  
身尸挂在古藤上  
广东路上一穴坟  
京城人多观觅食  
徙入潮州凤凰山  
自耕山园免纳税  
凤凰山头一块云  
高山种作无好食  
广东路上已多年  
高山做田无好食  
去到别处去开荒  
开山做田无纳粮  
篮雷讲话各人知  
有事从长来计议  
盘篮雷钟好结亲  
今日三姓各处去  
三十条歌纸尾烂

护幼扶老乐天年  
好讨皇帝女三宫  
养出盘篮雷子孙  
龙王情愿去分山  
给伊吊死在岩边  
七日七夜觅不见  
求神问卜正寻得  
进出盘篮雷子孙  
迁入潮州凤凰村  
住在潮州很多年  
种上三年变做田  
无年无月水纷纷  
无有米粟去换银  
篮雷二姓去做田  
赶落别处开田园  
福建浙江还是山  
四处奔波靠天年  
三姓相好莫相欺  
莫可传讲尔又欺（罕）  
都是广东潮州人  
好事照顾莫退身  
流传世上仔孙看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英雄史诗以讲明身世和塑造精神支柱。畲族的《高王歌》也是一样。

潮州汉族先民应该是唐朝之后才大批从福建迁来的，至少在歌谣上继承了畲族的传唱，故直至今，还把用潮州方言唱的歌谣，称为“畲歌”。“畲歌”一般格式为七言一句，四句为一条，每条成为一个乐段，亦即一个叶韵单位，唱起来不同于客家山歌，而类同于畲族歌谣，而其格式后来全被《潮州歌册》采用。根据调查，很久以前畲族便有盛大的“盘歌会”节日，以传唱《高皇歌》和《麟豹王歌》为核心内容。就歌唱形成来说：有“祖公歌”，“杂歌”和“斗歌”。《麟豹王歌》也是反映盘瓠王英雄事迹的史诗。其开篇有：

当初出朝高辛皇	出来游戏看田场
皇后耳痛三年许	挖出金虫三寸长
挖出金虫三寸长	便置金盘拿来养
一日三时望长大	变成龙麒丈二长
变成龙麒丈二长	五色斑斓尽成行
五色斑斓尽成行	龙眼为作荔枝样……

歌中的龙麒“半是麒麟半是豹”，事迹也同高王

一样。潮州歌册吸收了畲歌形式，特别是用“祖公歌”的史诗形式作为“全连本”，把汉族的章回小说改编传唱，重要情节重叠演唱，而在潮剧中也有“帮声”唱式，是受畲歌影响形成的。

先前潮汕农村的“闲间”还有“斗歌”的遗风，斗歌的序曲都是如下起唱：

畲歌畲嘻嘻 欲斗畲歌行磨边（来）  
一千八百哩来斗 一百八十勿磨边

或者是：

畲歌畲谐谐 欲斗畲歌行磨来  
一千八百哩来斗 一百八十勿磨来

而“斗”在潮州话中也有“连接”之义，其意也来自斗畲歌，这种斗歌形式起源于畲族盘诗会。

### 三、畲族文化对潮州文化的影响

畲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潮州文化。其影响不限于歌谣对唱。我们从畲、汉两族共同拥有的节日分析中，也可以窥探这种影响。除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畲汉族的共同节日之外，先前潮州还有十月十五拜五谷主和建五通神庙的风俗。这两个神明是潮州和畲族所特有而其他汉族地区没有的，当是继承畲族的崇拜。五谷神在潮州称为“五角母”，据说畲语中“谷”、“角”相同，五谷指稻、黍（小米）、稷（高粱）、麦、豆。其实畲族人民是以狩猎为主，崇拜高王、盘、篮、雷、钟五位先人，而苗、瑶、畲、侗、彝等五个民族都以盘瓠为始祖，所以五族都有“五通神”的祭拜。“五通神”是以上五个民族共同祭拜的神明，他们不是道教的神仙和佛教的菩萨。祭拜时，要摆五杯茶、五杯酒、五碗饭，一盘有五个的柑，还要用米粉做五个头上有五角星的人形<sup>①</sup>。从前面提到陈元光治漳之前，云霄县已有“五通庙”来看，五通神应该是畲族及其亲近的少数民族崇拜的神灵。

古代畲族还有“招兵节”，相传是高王到茅山学法后，统率五族各路人马扶正压邪，畲族以后遂用招兵节来纪念高王这一壮举。凤凰石古坪的招兵节每两年举行一次，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以前择吉日举行。其仪式是：在公厅搭一高台，台上设神坛，以米斗作香炉，由法师作法，烧

香，磕头，掷杯。若掷出一正一反，便是胜杯，表示盘瓠王带各路兵马已到，众人便敲锣打鼓吹牛角，并由几个壮丁各领命旗，到公厅祭祖。先前潮州有很多民间祭祀活动用米斗做香炉，请师公（法师）做法，师公唱的也是畬歌式的请神歌、作法歌和送神歌，办丧事请的这种功德班，也是从畬族招兵节的活动演变而来的。

畬族招兵节对潮剧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潮剧武戏中的“招马”程式应该是一种畬俗，而师公在招兵节演唱的“假声”发音，也是潮剧“双拗”、“帮声”和“痰火声”等表演和唱法的来源。因为莆田的“莆仙戏”和泉州的“南曲（正字戏）”都没有以上的表现手法，而这些剧种比潮剧的历史更加悠久。还有畬胞的每一家族都有龙头杖以纪念高王，也被潮剧作为道具使用，如《杨令婆辩本》。而宋代的礼制是没有龙头杖这一项的，从《潮州歌谣集》中关于潮剧《苏六娘·桃花过渡》中《十二月歌》和《灯笼歌》的近代戏文和畬歌的比较对照，也可知潮剧的一些古老唱段来自畬族歌谣。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772 至 824 年，字梦得，江苏徐州进士）的《竹枝词》有：

山上层层桃李花      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      长刀短笠去烧畬

此诗写出一千多年前畬胞住在高山上，戴着短笠，佩着长刀的形象。潮州人把“短笠”称作“廓笠仔”，尖头圆沿，轻便灵巧，为潮州所独有，应该是从畬胞的穿戴继承来的。此外还继承有竹箴和草编制品，如竹席、草帽、草席等。还有畬胞喜欢刺绣，尤其喜欢在衣服、围巾上刺绣各式图案和花纹，这种爱好可以追溯到其图腾崇拜，他们衣物上的刺绣为纪念麟豹王的纹饰，也影响到独特的潮绣工艺。

潮州畬胞先前善种染料用的作物，称为蓝靛（青靛），其作物称菁（俗称大青）。这种染料不易脱色，先前为潮州和闽浙人民衣着所需。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五》记录有畬胞的制作方法：每年霜防后刈菁，“浸巨桶中，再越宿乃出其枝梗，纳灰疾搅之，泡涌微白，久而渐青。泡尽靛花与灰俱降，乃澄蓄之，而泻出其

水，则靛可滤而染”。潮州俗语也有“大圣爷跋（跌）落靛缸——猴猴青”，比喻慌张。

最后还要谈到饮食。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到潮州时写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一诗，可视作一千多年前的潮州菜菜谱：

鲎实如惠文	骨眼相负行
蚝相粘为山	百十各自生
蒲鱼尾如蛇	口眼不相营
蛤即是虾蟆	同实异名
章举马甲柱	斗以怪自呈
其余数十种	莫不可叹惊
我来御魑魅	自宜味南烹
调以咸与酸	蘸以椒与橙
腥臊始发越	咀吞面汗生
唯蛇旧所识	实憊口眼狞
开笼听其去	郁屈尚不平
卖汝非戒罪	不屠岂非情
不祈灵珠极	幸无嫌怨并
聊歌以记之	又以告同行

从诗中可知韩愈当年吃的潮州菜有鲎、蚝（海蛎）、蒲鱼（潮州人称为悍鱼）、青蛙、章鱼、干贝和蛇等数十种他在京城当礼部侍郎时从没见过的海鲜等食物。当时的潮菜不但注意调节咸和酸，还有辣椒和橙汁作蘸料，这也把潮州柑的历史上推到一千多年前。从韩愈吃得满头大汗的神态来看，可知当时潮州菜（南食）已有趁热吃的特点。从他 把蛇放走，可知当时也是现杀现吃，具有“鲜”的风格。从诗中提及的干贝、青蛙和蛇等清汤原料，可知当时的潮州菜已注重“清”。从椒和橙是蘸而非放进菜里，可知也注意“淡”，具备了现代潮州菜“热、鲜、清、淡”的所有特点。这是当时全国独有的，而当时潮州的汉族居民并不多，韩愈所吃的南食也应来源于畬胞。

此外还有“做𩵿”，潮州年糕的制作是捣米为粉，冲水混合，揉成𩵿皮，用各种香料饭或豆沙为馅，作成𩵿桃。由于这种独有的年糕制作有别于中原地区和福建莆田，故也应该是畬胞所发明的，现在凤凰山的畬胞还做这样的𩵿。

#### 四、结 论

畬族发源于闽粤赣边区，早已成为定论，但

发源于潮州凤凰山，尚未见之专论。主要是陈元光被尊为开漳圣王后，在福建和台湾、浙江一带名气很大，而昔时潮州人又怪他把漳浦等五县从潮州版图上割出以置漳州，以至宋代以后，潮州便没有为他立庙。所以，《畬族简史》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来描述，认为畬族的祖山在漳州的漳浦和云霄一带，是陈元光把畬胞赶至四省的，如今那一带已经没有畬族了。本文通过以上研究证明：畬胞的祖山是潮州的凤凰山，而不是漳浦的将军山、梁岳山、诏安的大帽山、平和的东屏山等。在陈元光治漳州的六百多年后，潮州的凤凰山和附近地区还有畬族英雄陈吊王“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的说法，是元末时“朝廷命重臣，征发四省兵讨之，历四载，经百余战”，才把畬民赶出潮州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以上的历史情况讲清楚，而不应以现在潮州境内畬族的人数少就断定潮州不能成为畬族的发源地。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鱼豢《魏略》。姜永兴《民族学基础知识》。  
《畬族简史》。康熙版《饶平县志》。  
顺治版《潮州府志》。乾隆版《潮州府志》。  
光绪版《海阳县志》。道光版《龙岩州志》。  
隆庆版《潮阳县志》。《周书·王会篇》。  
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表》。《元史·高兴传》。  
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汉书·地理志》。  
晋代干宝《搜神记》。《后汉书·南蛮传》。  
《潮州志·大事记》。《大埔县志·人物》。  
《云霄厅志·古迹》。唐代韩愈《潮州刺史谢表》。  
民国版《漳州志·兵事》。康熙版《潮州府志》。  
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嘉庆版《澄海县志》。  
蔡绍彬《潮州歌谣集》。乾隆版《皇清职贡图》。  
民国版《丰顺县志》。蔡绍彬《潮州俗语故事》。  
唐陈元光《请建州县表》。《山海经·海内北经》。  
东汉应邵《风俗通义》。张伟《畬族入潮之始及其文化特征》。  
《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 责任编辑：陶原珂



畬族婚礼舞和发式（图一）

畬族祖图局部（图二）